

清詩話三編

張寅彭

編輯

吳忱

楊焄

點校

錢仲聯署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張寅彭

編輯

吳忱

楊焄

點校

清詩話三編

清園



玖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第九冊目次

挹翠樓詩話	潘清撰	五九三七
通齋詩話	蔣超伯	六〇五九
觀我生齋詩話	鍾秀	六一三五
海山詩屋詩話	李文泰	六二一五
雪廬詩話	賴學海	六四〇九
小匏庵詩話	吳仰賢	六四四一
薑露盒詩話	施山	六六二七
煮藥漫鈔	葉煒	六六六三

挹翠樓詩話

挹翠樓詩話提要

挹翠樓詩話四卷，據同治二年刊巾箱本點校。撰者潘清撰（一八一六—？），字麗亭，江蘇武進人。曾入軍幕，官郡守。有挹翠樓詩鈔。

按有同治二年徐壽祺序，卷三記有同治元年壬戌避捻亂移居興化事，書應即成於此時。潘氏論詩近性靈，故於沈德潛、王昶等皆致不滿。卷一「詩可言景、言情，獨不可言理」一語，頗可括其詩見。其書評古論今，舉重若輕，饒有情趣。然亦非不重詩人之名節，所記古今詩人，說藝之餘，往往兼說其立朝事跡，尤津津於明人。其論本朝名家亦每有見，不經意間即有可採者，如論陳文述，謂與楊芳燦當年京師有「楊陳」之目，即爲一例，可備乾嘉詩史。

目 録

序	徐壽祺	五九四三
卷一		五九四五
卷二		五九七五
卷三		六〇〇〇
卷四		六〇三〇

序

昔匡鼎善於說詩，未聞述作；姚寬著爲叢話，不盡詞章。若詩話者，以風人之旨，爲月旦之評，要非握智珠、懸軒鏡者，豈能濯魄冰壺，量材玉尺？八風從律，審音於韶武之間；衆水合流，別味於淄澠之表。誰其能之？蓋亦鮮矣。本朝作者蔚起，名人輩興。前此鉅公若漁洋、隨園，以及北江、述菴之所撰，洵足尚已。繼其軌者，今在吾邑之麗亭太守焉。是編之成，凡若干卷，其取材也，揀金於沙，敲火於石；其命意也，例今於古，出新於陳。其立說之新奇也，望衡九曲，劈華一重；其選言之務當也，如金在鎔，若泥載印。爾乃引繩式墨，大匠揮以斧斤；集腋成裘，良工自爲組織。將使閱者瞭如視掌，爽若列眉。守兔園者，結習一空；登龍門者，聲價十倍。明珠無魚目之混，瀛海窮探；寶劍有虎氣之騰，層霄光燭。庶幾長吉嘔血，能知作者苦心；王粲揮毫，咸得詩人旨趣。壓將元白，天地間自有好詩；談到玄關，風月夜定資佳話。同治二年孟春，同里徐壽祺拜撰。

挹翠樓詩話卷一

武進潘清撰麗亭氏著

三言詩，古來作者絕少。惟劉青田有思美人一篇，情詞悱惻，原本風騷。詩云：「雨欲來，風滿瀟。披桂枝，拂陵苕。繁英隕，鮮葉飄。揚烟埃，激塵颺。穿房帷，發綺綃。中髮膚，慙寂寥。思美人，隔青霄。水渺茫，山崑崙。雲中鳥，何脩脩。欲寄書，天路遙。東逝川，不可邀。芳蘭花，日夜凋。掩瑤瑟，聞玉簫。魂曼曼，心搖搖。望明月，歌且謠。聊逍遙，永今宵。」

丹徒嚴麗生學淦，詩學盛唐，尤工樂府。句如：「山作興衰色，江流今古聲」、「雲如追鳥去，江欲帶山行」、「山好應搜誰是賊，石奇當拜我非顛」、「急浪爭驅疑水鬥，亂峰飛舞訝山忙」，皆警句也。

嘉善黃子未若濟，不求仕進，專事吟咏。句如「新童馴習如調鶴，舊稿安排似補琴」、「客都別去花爲伴，春到濃時草亦香」、「桃笙久卧如冰滑，紈扇新題有墨香」、「溪邊雲隔前村雨，樹杪帆飛別浦潮」、「柳如寫影欹池面，鶴似閒吟步徑中」、「雨足一江春水碧，風甜十里菜花黃」，皆清新可愛。

茂才揚藝園善扶乩，一日有延以扶乩者，判云：「庾嶺梅花昨已開，今朝跨鶴十洲回。二分明月三分雪，消受人間酒一杯。余回道人是也。」酒來，主人即取酒上供。及問事，所判似偈非偈，詞皆隱約難明。既而不勝其煩，曰：「燭燼香消，酒酣燈謝。吾去矣。」遂寂然不動。在坐者皆以爲詩有仙氣，其爲呂祖無疑。余不信，因其嗜酒，飲而問之，楊但笑而不言。

嘉善黃退菴凱鈞著友漁齋詩，出入於香山、放翁之間，尤工七律。除夕云：「老僕關門先酹酊，羣兒入座便團圞。」新秋即事云：「煮將鞭笋饒風味，采得絲蓴帶雨香。」秋郊云：「未霜高柳尚多態，將雨行雲慣逆風。」生壙云：「鶴歸華表知何日，牛上荒丘會有時。」小園云：「深林聽鳥有新語，僻徑敲門惟故知。」看菊云：「風吹客鬢何妨短，霜逼花頭未肯低。」初夏云：「服盆蘭舊香猶烈，出水荷新葉尚尖。」消寒云：「梅蕊藏春圓似荳，霜華殺草利於鎌。」瘦竹偃花相媚嫵，癡雲釀雪費商量。」烟雨樓云：「水欺沙草全平岸，柳帶春陰欲化烟。」喜晴云：「雲可歸山無變態，鳥先得氣有歡聲。」清新俊逸，兼擅其長。

盧雅雨任六安州時，識夏湘人之蹟於諸生中。拔置第一。及盧戍軍臺，夏感知己之恩，毅然請從。雅雨初猶未信，謝之。湘人乃密爲治裝，屬孔體仁爲繪軍臺負笈圖。臨岐，親友相餞，有留別諸人詩云：「此身無復繫高堂，萬里何妨別故鄉。豈以激昂思厲俗，但令忠孝守吾常。眼從大漠舒逾闊，骨向堅冰鍊更剛。爲遜龍門千載筆，滿筐巨軸貯歸囊。」一腔熱血，真義士也。

歙縣方子雲正澍，詩工近體。與袁子才倡和，畢秋帆列入吳會英才集中。佳句如「官久真成強弩末，歸遲空望大刀頭」、「平田入野橫棋局，遠嶂排空展畫屏」、「香篆舞來簷際斷，水痕圓到岸邊無」、「情深但恨花無語，人靜方知竹有香」、「開過牡丹春力盡，長齊蕉葉雨聲多」、「沙邊水退猶存迹，烟際帆遙似不行」、「高閣紅扶臨澗樹，小亭青受隔江山」、「雙峽束江通楚蜀，萬峰送雨落淮徐」、「人鋤北府新生草，江走南朝舊夕陽」、「潮初出海如雲白，月乍離山抵日紅」、「風急忽疑星欲墮，舟移如與月同

行「急水與天爭入海，亂雲隨日共沈山」，「風急衆香齊度水，夜深孤月忽當天」。詠十四夜月結句云：「宛如待字閨中女，知有團圓在後頭。」又：「西下夕陽東上月，一般花影有寒溫。」得其一鱗半爪，皆可傳世。

上元韓隣竹泗方有句云：「丹爐肯貯尋常藥，詩卷非爭倉猝名。」交到鄭莊方是俠，遇非智伯不酬恩。負才傲岸，不遇而卒，人共惜之。

李敏達公衛一日謁忠武墓，見秦檜夫婦跪象，因曰：「此老受罪已久，可以釋之。」其夜即夢見檜夫婦來謝，因聳然曰：「我以此老死已數百年，未必有知，乃竟如此之靈。」命仍立之。岳墓詩余最愛「青山有幸埋忠骨，白鐵無辜鑄佞臣」一聯，新穎獨闢。

太倉周瓚元恭熟史事，吳梅村晚年招與讀書，或事有疑誤，輒就問之。以梅村之淹博，而猶虚心若此。今人讀書不滿一車即自負，不屑問人。古今人之相去，奚啻天淵！

吳梅村於辛亥元旦夢上帝召爲泰山府君，是歲病革，有絕命詞云：「忍死偷生廿載餘，而今罪孽怎消除？受恩欠債須填補，縱比鴻毛也不如。」時浙僧水月能前知，駕舟迎之，至則曰：「公元旦之夢已告之矣，何必更問老僧。」遂卒。

「夫子」之稱，門人以呼其師，未聞師以呼門人者。梅村送石湖兼柬嚴方公云：「若逢嚴夫子，爲報故人安。」雖借用漢書字，而方公名正矩，實梅村丙子所取士。晉書：周處入吳尋二陸，時機不在，見雲，具以情告，遂勵志讀書。後陸士衡周處處碑銘曰：「矯矯夫子，奇特播名。」此梅村之所本也。嘗

記余贈內詩首句「夫子生來性絕癡」。王叔彝見之，以爲無所本。不知「必敬必戒，無違夫子」，見於孟子，然猶謂旁人之言，非自稱者。若袁子才詩「愁生夫子登程後」，則明明自稱矣。想叔彝一時偶忘之耳。觀於師之稱門人，更又何疑。

同里孝廉吳晉王唐林，爲進士頤鴻之子，家學淵源。有哀江南分韻三十首，大半述常州之事。其中佳句如「弇中道隘來齊騎，垓下歌成散楚軍」、「五道飛符馳校卒，八擱高座宴師生」、「挽留父老方攀轂，跋扈公徒竟倒戈」、「表忠未見崇高觀，斬佞何由請上方」，按切時事，感慨淋漓，近今罕見。

明山陰金射堂古良，書、畫、詩皆工，比於鄭虔三絕。嘗取兩漢以下凡忠孝才節、事功品行、人蔑與京，與奸佞之從來未有者，得四十人，名無雙譜，圖繪其狀，并繫以詩。茲不具載。特錄其垓下歎云：「劍非萬夫敵，書足記姓名。身經七十戰，一敗竟無成。烏江之水咸陽火，人事耳爾，乃歎曰：『天亡我。』生無面目見江東，死去如何見范公。藉乎藉乎空重瞳。」河源槎云：「乘槎去，淼難駐，欲覓河源竟何遇。竟何遇，織女來，取得支機石似梅。宣房塞兮決不止，何不竟塞河源回。」無卿比云：「北海鸞舂（人）（者），乃是真國士。捫蝨若無人，江東無卿比。晉雖僻陋願勿圖，舟中敵國無時無。如何景略死未久，風聲鶴唳驚秦（符）（苻）。吁嗟乎，國之存亡（在）（繫）一夫。〔景略死，〕何必歲星今在吳。」璇璣圖云：「五彩相宣廣八寸，織得迴紋寄妾恨。文中能織君心回，襄江愁殺趙陽臺。」三字獄云：「撼山容易軍難搖，先平襄漢繼（陽）（楊）么。進軍朱仙汴不遙，渡河壯氣干雲霄。豈知用兵違廟算，十二金牌誰憤惋。機難再得時不來，十年之功廢一旦。何讐何冤中原民，忍趣班師棄與人。少保不

死和議梗，心欲報帝犯帝愼。三字獄成如不聞，徒令千秋罵姓秦。」沈鬱頓挫，與尤西堂之樂府並稱。

越中故事，娶新婦至，必選處女迎之，號曰「伴姑」。山陰茅商隱逸有詩曰：「十六作伴姑，含情語隣姆。今日新嫁娘，問年才十五。」貧女云：「布裙縞袂亂青絲，貧女容光只是悲。瘦影有情燈解照，傷心無語鏡偏知。織來一疋猶嫌短，描得雙蛾總不時。誰惜驚鴻春意態，除非宋玉娉妍詞。」句如「帶聲鴉易樹，偶語客歸村」、「郭外饞饅眠野草，墳前翁仲戴山花」、「螢能破夜烟明樹，窗不關秋月到床」、「卞和玉已三投楚，蘇季書猶十上秦」，皆唐人名句。

元東陽陳居采樵，號鹿皮子，詩極秀雅。句如「松花入釀傳寒碧，貝葉分題寫硬黃」、「雲隨白鶴翔千仞，月與青猿共一枝」、「枝重有時來白鳥，雨殘無處著晴虹」、「捲簾帳下雲先去，步月庭前樹欲行」、「松高琥珀無苗出，蟾老丹青滿腹生」、「石壁水花泉湧出，海棠春色鳥銜來」、「龍帶雨花臨硯滴，僧添櫟葉上秋衣」、「雲傍樓臺低地碧，天將草樹染春青」、「庭虛只放溪雲度，水淺不妨松影長」、「山遮春欲歸時路，雁入鳬飛不盡天」、「僧爨屋頭猿挂樹，鳥銜窗外雨生魚」、「臺虛人在空中立，雲靜天從水面浮」、「野鹿避人懸樹宿，溪魚乘水上山來」。

唐伯虎寅作詩不甚矜意，故出色者少。惟題釣翁一絕，與柳子厚漁翁詩並妙。詩云：「直插漁竿斜繫艇，夜深月上當竿浸。老漁爛醉喚不醒，滿船霜印蓑衣影。」

唐江東三羅：羅隱、羅虬、羅鄴，皆有集。虬嘗客鄜州，李孝恭辟爲從事。有妓紅兒者，虬令歌，並贈以綵。孝恭以紅爲副戎所盼，令不受。虬怒，手刃之。即而自悔，作絕句百首，借古人以比其艷。

論者謂以一事之微，即拔刀相向，乃市井無賴之所爲，豈詩人而出此？其詩雖佳，不足錄也。況事由孝恭起見，紅兒一妓，敢逆其意？則虬此舉尤屬乖謬。焚琴煮鶴，若虬者可爲忍人矣。

唐韜光禪師結茆杭州靈隱寺西峯巢溝塢，郡守白樂天嘗與之游。一日以詩相招，光不赴，報以詩云：「山僧野性好林泉，每向岩阿倚石眠。不解栽松陪玉勒，惟能引水注金蓮。白雲乍可來青嶂，明月難教下碧天。城市不能飛錫去，恐妨鶯囀翠樓前。」其高致如此。今之韜光寺即以此得名。

蕭山魯瑤仙燮光廣文嘗輯永興志，自漢魏以來邑中能詩者，搜取無遺，終之以遊宦、流寓。余在蕭時，曾延余作序，久而未應。去歲始作七古一篇，猶未寄也。近聞蕭山失守，此稿尚未開雕，恐爲兵燹所厄，惜哉！

明江進之盈科讀張魏公傳，嘗有感曲壯閔事云：「子聖焉能蓋父凶，曲端冤與岳飛同。何人爲立將軍廟，也把烏金鑄魏公。」直以曲比岳。然曲視李彥仙而不救，論者比於賀蘭，迴不及岳少保之純粹。惟浚於李綱、趙鼎輩則劾之，於汪伯彥、秦檜等則薦之。好惡拂人之性，雖有子南軒，究不能掩其惡也。

明歸幼美允素符離懷古云：「張都護，殺曲端，關中將士俱心寒。秦丞相，殺岳飛，萬里中原一旦隳。婁室歡顏兀朮喜，小朝廷，復何恃。長腳太師吾何尤，魏公九原知悔否？」亦比浚於檜。由此而觀，雖有功，不足抵其罪也。

明吏部王象春題項王廟壁云：「三章既沛秦川雨，函關又縱阿房炬，漢王真龍項王虎。玉玦三